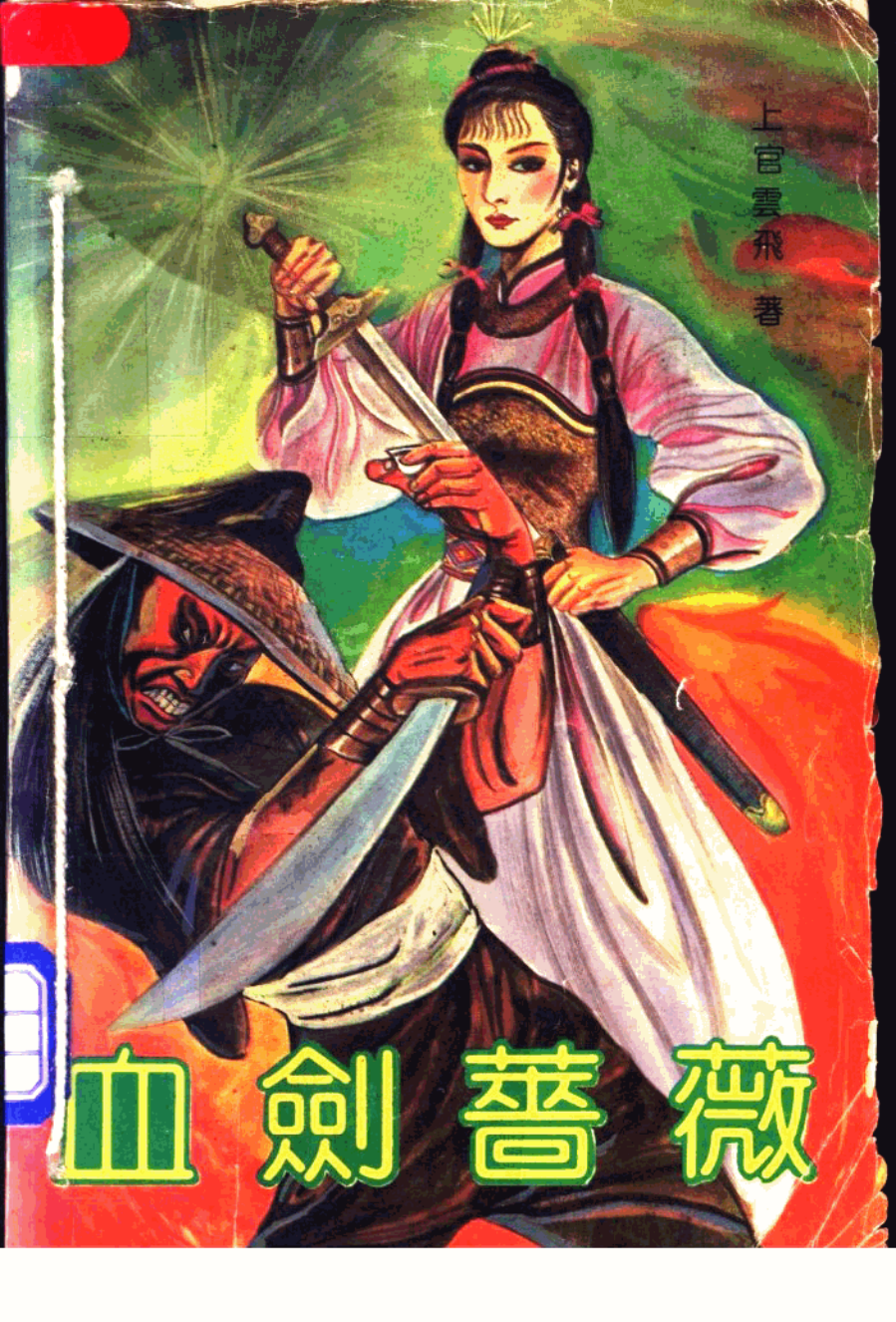


上官雲飛 著



血劍

血劍薔薇

上官雲飛

(四)

北方文藝出版社

(黑) 新登字第 7 号

责任编辑: 何 声

封面设计: 邓 龙

血 剑 薔 薇

上官云飞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外公裕街10号)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41.25 · 字数 870 千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100

ISBN 7—5317—0706—3/I · 699 定价: (全四册) 19.90 元

三十三

出得大雪山后，李志中道：“秦老前辈，你是否要回转罗浮向冰心神尼告知与八莫妖王轩辕烈等约期决斗之事？”

万梅老农秦乐圃笑道：“约期是在后年中秋，目前何必匆忙，我陪老弟同往终南山太白峰顶投书以后再回罗浮不迟！”

李志中微感意外地目注秦乐圃道：“老前辈要陪我前往终南山太白峰顶投书？”

秦乐圃笑道：“老弟放心，我只是想先见识见识八莫妖王轩辕烈、青花圣母及一千域外凶邪，决不会对老弟有任何牵制！”

李志中俊脸一红，赶紧移转话题道：“终南投书一举，要等明年元宵，如今我们去往何处，老前辈可有高见？”

秦乐圃笑道：“老弟不是要寻找鹿玉如姑娘吗？我们自然照那寂寞和尚所说，走趟怒山问天峰埋忧谷去找埋忧居士！”

李志中剑眉微皱道：“我总觉得这寂灭之宫中的人物，个个怪僻异常，鹿玉如不知为何偏偏跑到这鬼地方去，做了什么寂寞公主？”

秦乐圃失笑道：“老弟意气凌云，一身是胆，难道会对寂灭之宫有些忌惮？”

李志中摇头道：“我不是对寂灭之宫忌惮，只是觉得异常别扭，就拿埋忧居士的外号来说，既有忧烦，埋它则甚，为何不设法排泄排泄？譬如说拔剑诛仇，狂歌当哭，抽刀断水，举杯销愁……”

秦乐圃笑道：“老弟所说是积极手段，他们用的则是消极

手段，太白此诗的最后两句，不是‘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吗？”

李志中嘴角一撇，晒然道：“他们真若消极无为，倒也罢了，既然甘心匿恨蓄意埋忧地归诸寂灭，为什么还有宫中人物经常在江湖走动？”

秦乐圃听到此处，点头道：“李老弟猜疑得对，寂灭之宫中的人物，既以寂灭为念，为何又经常在江湖出现？”

李志中道：“我猜这寂灭之宫的主持人，定有难测雄心，不过借着寂寞之名，便于吸引满腹伤心、难于排遣的武林的好手，加强实力而已！”

秦乐圃微笑道：“照李老弟这种想法，寂灭之宫的主持人，定然不是寂寞公主！”

李志中摇头道：“鹿玉如哪有资格主持寂灭之宫！她最多不过是位形如傀儡的寂寞公主而已。”

秦乐圃笑道：“我们能有机会进入寂灭之宫，看看宫中究竟藏有多少怪人也是妙事！”

李志中苦笑道：“我们想进寂灭之宫，只怕尚非容易！”

秦乐圃笑道：“终南死谷之前所遇的寂寞和尚，不是对我们说过只要找到埋忧居士，便可进入寂灭之宫了吗？”

李志中摇头道：“老前辈忘了一件事，我们见了埋忧居士以后，必须先说明自己的伤心恨事。由他决定是否可以指引我们进入寂灭之宫！”

秦乐圃点头笑道：“我确实忘了此事，这样说来，我们去见埋忧居士之前，还要各自编造一段伤心经过！”

李志中笑道：“老前辈对此无妨仔细加以设想，因为我们平素不擅说谎，如今却不得不被逼使然地信口胡言，事前若

不妥为筹思，难免被人听出破绽。”

秦乐圃点头道：“老弟请想，照这名称看来，寂灭之宫离此不会太远，定然就在问天峰左近。”

李志中道：“老前辈既然如此判断，我们是自己寻找，还是仍去请那埋忧居士指点？”

秦乐圃想了一想道：“我们不必费力，还是去找埋忧居士由他指引，比较妥当！”

李志中闻言，遂向问天峰下的一条峡谷之中，缓步走去。

刚到谷口，便看见一片摩天峭壁之上，镌有几行字迹写的是“花不香，鸟不语，泉不流，泪不止，心未全灰，不必至此！”

李志中指着这几行字迹，向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你看，我们大概业已进入了怪人之国？”

秦乐圃手指左边峭壁，微笑道：“老弟的腹稿，打好了吗？”

李志中苦笑道：“我似乎不必编造，只要把平身际遇，略加改动，应该便可合格！”

秦乐圃闻言，长叹一声道：“老弟既欲叙述本身故事，我也把我昔年一段伤心经过说将出来，准备作为进入寂灭之宫的理由了。”

两人计议既定，直奔怒山问天峰埋忧谷而去。

到了问天峰前，李志中目光一扫，道：“秦老前辈，这座山峰不仅高峻无比，顶端并似人口大张，问天两字，起得倒颇名副其实。”

秦乐圃笑道：“这些地名，确实与寂灭之宫极有关连，老

弟想得通吗？”

李志中剑眉微皱，忽然吟道：“始问天天不语，埋忧钦恨入黄泉！”

秦乐圃道：“李老弟，这边还有副对联，你大概尚未看见。”

李志中闪目看去，果见左边壁上有副地联，字迹半为碧鲜苍苔所掩，但凝神注视之下，仍然可辨出是“泄始无方天寂寂，埋忧有谷路漫漫！”

李志中看完，“咦”了一声道：“秦老前辈，照这埋忧有谷路漫漫一语看来，难道这条山谷还深得很？”

秦乐圃笑道：“我们既已到此，还管他什么天寂寂、路漫漫。反正这条山谷，不论如何深邃也必有谷底！”

李志中点头一笑，与秦乐圃并肩漫步缓缓前行，准备欣赏欣赏这埋忧谷内景色。

进谷不久，便看见峭壁之间，倒垂着几株兰花，开得极盛。

秦乐圃奇道：“这种季节，哪有兰花？……”

话犹未了，李志中即笑道：“老前辈不必诧异，怪谷之内自有怪花，但兰花素称王者香，我倒要嗅它一嗅，看看谷口所镌‘花不香，鸟不语，泉不流，泪不止……’等语，是否确实？”

说完以后，飘身纵上峭壁，凑近那些看去极为美好的空谷幽兰，用鼻一嗅。

谁知不嗅还好，一嗅之下，李志中居然双足发软，自峭壁间凌空跌下。

原来那些形如空谷幽兰的奇花，不仅毫无香味，更有一

种辛辣恶臭，嗅入鼻中，令人神思立昏，全身绵软乏力。

万梅老农秦乐圃见李志中忽有此变，不禁大吃一惊，赶紧纵起身形，在空中接住李志中，一同轻轻落地。

李志中连连摇头，驱散那种昏然欲睡的神思以后，苦笑道：“想不到这样漂亮的花儿，竟具有如此恶臭！”

说话之间，惊动了栖止在小树中的几只鸟儿，悄无声息地，展翼飞去。

秦乐圃失笑说道：“想不到埋忧谷中，果然是花不香，鸟不语！”

李志中剑眉双挑，“哼”了一声说道：“花不香，鸟不语，算得什么？若是花无味，鸟不飞，才是槁木死灰的寂灭境界。”

二人一面说话，一面继续前行，回环曲折地走了好久，仍未见有任何人物出现。

李志中忽然想起寂寞和尚所告之语，遂微凝真气，施展传音入密功力，向幽谷深入，叫了三声埋忧居士。

第三声埋忧居士叫过不久，谷深处便有歌声传来，李志中与秦乐圃倾耳细听之下，听出唱的是：

“天寂寞，愁云莽莽乾坤浊！
地寂寞，多少草原成大漠！
日寂寞，扶桑刚起西山落！
月寂寞，嫦娥应悔偷灵药！
星寂寞，牛郎织女离相合！
人寂寞，交情势利情何薄？……………”

李志中听清歌声，向秦乐圃笑道：“秦老前辈，这是寂寞之歌。作歌之人，定是埋忧居士！”

秦乐圃笑道：“我记得寂寞和尚在终南死谷之外，唱这‘寂寞之歌’时，大力天尊常胜佛曾经和了他‘山寂寞，冷淡云烟迷五岳！水寂寞，鱼龙匿迹风波恶！既是万缘皆寂寞，何如随我归真觉’等几句，李老弟如今是否也要照样施为？”

李志中笑道：“虽可和歌，不必照样，我只借用他起头两句便了！”说完，便自和声唱道：

“山寂寞，冷淡云烟迷五岳！

水寂寞，鱼龙匿迹风波恶！

你寂寞，埋忧谷内成偷活！

我寂寞，满怀雄恨凭谁说？

踏遍千山泪不干，四海难寻寂寞国！”

李志中和歌才住，谷深处便出现一位涕泪交流的黑衣老人，仿佛闻歌与感，悲伤不已。

秦乐圃微一抱拳，含笑道：“这位老人家可是埋忧居士？怎的如此伤感？”

黑衣老人尚未答言，李志中已先道：“秦老前辈难道忘了谷口石壁上的‘泉不流，泪不止’吗？”

黑衣老人泪眼模糊地道：“老朽正是埋忧居士，不知二位尊名上姓，来意如何？”

李志中听对方询问自己姓名，竟毫未考虑地照实直说道：“我叫李志中，那位老人家姓秦，双名乐圃。至于来意如何，似乎不问可知，既进埋忧谷，自然是意图埋忧而已！”

埋忧居士举起黑衣大袖，微拭双颊泪痕，目光在李志中、秦乐圃身上来回一扫，缓缓地道：“你们来此埋忧，是受谁指点？”

李志中答道：“我们在终南死谷，遇见一位寂寞和尚，是

承他指点来此。”

埋忧居士目注李志中道：“刚才李老弟和歌之中最后两句，唱的是‘踏遍千山泪不干，四海难寻寂寞国！’倘若真有‘寂寞之国’，两位是否愿去？”

秦乐圃微吟道：“本意便为求寂寞，尚祈居士指途！”

埋忧居士问道：“想进寂寞之国不难，但必须具备两项条件，你们可知道吗？”

李志中摇头道：“什么条件？尚请居士指点！”

埋忧居士道：“第一项条件是非有重大伤心之人，不得进入寂寞之国。”

秦乐圃应声说道：“这第一项条件我们全够资格，第二项又是什么？”

埋忧居士道：“第二项条件是寻常人不得进入寂寞之国，必须在文武两途方面，要怀有一技之长。”

李志中闻言，越发证实了自己心头所想，认为寂灭之宫的主持人，定系藉此号召怀有奇材异能之士加以控制，培养实力，暗蓄雄图大略。

想到此处，他剑眉双扬，问道：“常人与非常人及是否怀有一技之长，是怎样加以区别的呢？”

埋忧居士答道：“由我略加考试，倘若认为合格，便即飞函荐贤。但等寂寞公主的诏书一到，来人便可进入寂寞之国。”

李志中微吃一惊问道：“寂灭之国是由寂寞公主主持统率么？”

埋忧居士点头道：“寂灭之国又名寂灭之宫，是由寂寞公主统御一切。”

秦乐圃一旁问道：“这寂灭之宫有何好处，不令人轻易进入？”

埋忧居士说道：“凡属伤心透顶寂寞不堪之人，进入寂灭之宫以后，便会渐渐嗜爱寂寞，把以前所感到的极大痛苦化成莫大兴趣！”

李志中“哦”了一声道：“既有这等好处，我们都愿意接受考试！”

埋忧居士闻言，遂向秦乐圃问道：“秦朋友请先略叙你的伤心恨事。”

秦乐圃长叹一声，凄声吟道：

“破国将军发浩歌，孤臣难保旧山河，
滔天祸受心胸冷，匝地胡尘泪迹多！
妻子俱因难乱死，鬓丝空在醉中皤，
欲从寂寞埋雄恨……………”

埋忧居士听到此处，即接口道：“原来秦朋友是先明大将，孤臣血泪，绝顶伤心。你已经适合了第一项条件，但不知李老弟的伤心之事，又是什么？”

李志中觉得秦乐圃以诗示意之举，颇为有趣，遂也应声吟道：“一觉回头绮梦灰…………”

埋忧居士点头道：“我早就猜出象李老弟这等年轻英俊，若有伤心事，必是儿女之事！”

李志中往下吟道：“相思满腹向谁推…………”

埋忧居士道：“老朽生平，专门听人诉说伤心恨事，李老弟尽管把你那满腹的相思，向我推来便是！”

李志中看了埋忧居士两眼，剑眉深皱地又自吟道：
“蔷薇有愿人何在？流水无情去不回！”

惹恨难禁歌半闲，销愁只仗酒千杯，

埋忧居士听完点头道：“你们两位的第一项条件均已合格，如今我要考试你们两位的第二项条件。”

李志中问道：“你要试文？还是试武？”

埋忧居士道：“适才随口成吟，以诗寄意之中，已可看出两位文才，如今只请二位表现一下武功。”

李志中看了万梅老农秦乐圃一眼，道：“秦老前辈的罗浮绝学般禅掌力，火候已练到十成左右，先请一试，李志中随后献丑！”

秦乐圃见李志中明知自己对于般禅掌力已有十一成以上火候，却故意说只有十成左右，便猜出他是以此示意，要自己略为保留功力，使对方难揣深浅。

他微一点头，扬起右掌，向三四尺外的一块巨石，凌空虚按，把石上按出一个浅浅掌印。

掌印虽浅，功力已颇惊人，埋忧居士看得情不自禁，竟从满面愁苦神情之中，显露出一丝笑意。

李志中看在眼里，暗暗点头，右掌疾翻，劈出一股凌厉掌风，把那印有掌印的巨石，击得裂成大小不一的五六碎块。

埋忧居士看得连连抚掌赞好。

李志中道：“老人家，秦乐圃印石甚浅，李志中碎石不匀，不知是否通得过你的考试？”

埋忧居士点头道：“通得过，通得过，我这就为两侠向寂寞公主飞书请示！”

李志中闻言，遂默然不语，静看对方如何飞书及寂灭之宫的方向何在。

埋忧居士撮唇一啸，啸声听来极为清远，然后自怀中取出预带纸笔，写了秦乐圃、李志中姓名及他们的简略来意。

等埋忧居士写完，便见一只形似鹦鹉而不是鹦鹉的五色小鸟，自问天峰飞降谷内。

埋忧居士手夹信笺，向上一甩，那只五色小鸟便灵巧已极地凌空衔去，又复飞上问天峰顶。

李志中见状，暗想原来所谓极为隐秘难寻的寂灭之宫，就在这问天峰的峰顶之上。

埋忧居士道：“两位不要性急，但等寂寞公主的诏书一到老朽便亲送你们进入寂灭之宫，从此即可享受寂寞至乐！”

李志中道：“那位寂寞公主会不会不准许我们进入寂灭之宫？”

埋忧居士摇头道：“大概不会，凡经我飞书推荐之人，从未受过寂寞公主批驳！”

李志中试探性地问道：“这样说来，你的权力岂不在寂寞公主之上？”

埋忧居士略为一愕，慌忙摇手道：“寂寞公主握有寂灭之宫的无上威权，我则只是被人使唤的一名小卒，如何能与公主相比？”

秦乐圃乘机道：“寂寞公主既然握有无上威权，大概这座寂灭之宫，便是她亲手创设？”

埋忧居士异常狡猾，丝毫不露口风地摇头道：“寂灭之宫中的一切事物，均是极大秘密。丝毫不容外宣，但两位进宫以后，便会完全明白！”

说话之间，那只五色小鸟又在峰顶出现，向下飞降。

埋忧居士道：“寂寞公主的诏书来了。”

李志中、秦乐圃抬头望去，果见那只五色小鸟，口中衔着一张黄色信笺，飞落埋忧居士的肩头之上。

埋忧居士取过信笺观看，那五色小鸟竟又飞返峰顶。

李志中见埋忧居士看了信笺以后，神色有些异样，不禁道：“是不是被我猜中，寂寞公主不许我们进入她的寂灭之宫？”

埋忧居士满面惊奇地一扬手中黄色信笺道：“两位请看，老朽尚是第一次奉到寂寞公主的这等诏书！”

李志中与秦乐圃闪目一看，只见那张黄色信笺上写着：“秦乐圃准入寂灭之宫，李志中逐出埋忧谷外。”

笺末并盖着一方鲜红玉，显得颇为郑重其事。

李志中见笺上字迹虽显娟秀，却非鹿玉如所书，遂又道：“这道诏书，是不是寂寞公主亲笔？”

埋忧居士答道：“公主向来只传口诏。这是寂寞女官，奉谕代书！”

李志中剑眉一挑，继续问道：“诏书既下，定难更改，你是否打算遵谕办事？”

埋忧居士想了想道：“除去秦朋友即请随我谒公主以外，因李老弟远来不易，老朽斗胆略违旨意，“逐出”二字不谈，只请出埋忧谷便了！”

秦乐圃笑道：“李老弟既然未被奉准进入寂灭之宫，我也不想去了。”

埋忧居士闻言，似出意外，道：“你们不能这等想来便来，想走便走！”

李志中轩眉狂笑道：“天下名山谁有主？五湖四海任遨游！难道你们这些伤心寂寞之人，竟成了霸占山林之辈？”

埋忧居士听李志中语意不逊，遂也怫然变色地冷冷道：“天下名山虽无主，埋忧谷内不由人。秦乐圃来得去不得，李志中却去得来不得！”

李志中“哼”了一声道：“你凭些什么赶得走我，留得住他？”

埋忧居士冷笑道：“凭的是我一生武学及满腹机谋！”

李志中闻言，仰天狂笑道：“论机谋，你未必胜得过秦乐圃，论武学，你亦未必强得过我李志中！”

埋忧居士晒然道：“照你们适才所表现的功力看来，决非老夫对手，还是乖乖听话好！”

万梅老农秦乐圃眉头微挑，目注埋忧居士道：“依你看，能在多少招数之内胜过我们？”

埋忧居士目光微扫二人，向秦乐圃傲然笑道：“胜你要三十招，胜他则十招即可！”

这两句话，听得秦乐圃与李志中深吃一惊，对于埋忧居士不禁微怀戒意。

因这适才两人在表现功力之上，虽然均有保留，但已是上乘绝艺，埋忧居士目睹之下，居然敢出如此狂言，可能真有出奇武学。

李志中略收狂态，目光一注埋忧居士道：“你既说大话，可敢和我们打赌？”

埋忧居士点头道：“怎样赌法？”

万梅老农秦乐圃笑道：“各赌各的，你若真能在三十招内胜我，我便留居寂灭之宫，不再随李志中老弟同去。”

埋忧居士道：“我若三十招中胜不了你，便由你自决行止！”

秦乐圃大笑道：“你若胜不了我，当然由我自决行止，这哪里能算赌注？”

埋忧居士问道：“依你之见，又便如何？”

秦乐圃笑道：“你若三十招内胜不了我，便诚实地答复我一个问题。”

埋忧居士想了一想，点头道：“我们之间的赌约，就如此决定了！”

李志中一旁笑道：“秦老前辈，你的生意既已谈完，且让我谈谈生意，”

埋忧居士意似不屑地看他一眼，晒然道：“我劝你最好不要参加打赌，因为我觉得十招之数已说得太多。”

李志中笑道：“你不要管窥豹斑，蠡测大海，照我看来你这两场打赌，全难免输得惨呢！”

埋忧居士“哼”了一声道：“你既然不知天高地厚，便让你见识见识也好！你若输了……”

李志中接口道：“我若在十招以内败在你手，便遵从寂寞公主旨意，退出埋忧谷外。”

埋忧居士冷笑道：“败了你自然要走，怎能算是赌注？”

李志中是故意呕他，遂学着埋忧居士适才所说道：“依你之见，又便如何？”

埋忧居士道：“我要你立誓永世不再进入这埋忧谷口半步。”

李志中点头笑道：“我同意你所提议的这项赌注，但你若在十招以内不能胜我，我也与秦老前辈一样，要你诚实地答复我一个问题！”

埋忧居士目光一转道：“你们想要问的问题，倒还不少。”

李志中轩眉道：“区区一项问题，难道你都不敢……”

埋忧居士叫道：“谁说我不敢应承？两桩赌约均照此决定。你们谁先与我动手？”

万梅老农秦乐圃笑道：“我先领教领教！”

埋忧居士冷冷看他一眼，双手一垂，全身笔直，宛如一具尸体般地僵立不动。

万梅老农秦乐圃大吃一惊，暗想这是什么宗派的开门立式？怎的竟有些象是已久绝江湖的僵尸五毒爪！

但“僵尸五毒爪”的征象是全身僵直，肤色雪山，两手则自肘以下隐呈乌黑。如今埋忧居士却手既不黑，肤也不白，只是全身僵直，不知究系何种路数？

武林高手过招，不明敌情以前，决不轻动，万梅老农秦乐圃遂双掌交护胸前，巍如山岳地卓立当地。

李志中也看出埋忧居士武学诡异，一旁凝神注目。

埋忧居士那死板板的脸容之上，微现哂笑不屑神情，冷然道：“秦乐圃，你是不是不认识我的武功路数，而不敢动手？”

秦乐圃笑道：“常言道得好，强宝不压主，又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秦乐圃等你先行进手之故，不过根据江湖规矩，略示礼让而已！至于尊驾这种身法，除了肤不白、手不黑以外，到与昔年五毒飞尸莫子京的僵尸五毒爪的路数有些相似。”

埋忧居士怪笑道：“你能知道‘僵尸五毒爪’之名，已算见识不浅！”

李志中叫道：“莫非你就是五毒飞尸莫子京的徒子徒孙？”

埋忧居士叱道：“五毒飞尸莫子京算是什么东西！我这七